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甫田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甫田集卷十七

明 文徵明 撰

敘十一首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敘

玄墓山在郡西南臨太湖之上西崦銅坑映帶左右玉梅萬枝與竹松雜植冬春之交花香樹色鬱然秀茂而斷崖殘雪下上煇焕波光渺瀰一目萬頃洞庭諸山宛在几格真人區絶境也但其地僻遠居民鮮少車馬

所不通雖有古刹名藍歲久頽落高僧韻士日遠日無苟其人非有幽情真識不能得其趣非具高懷獨往之興不能即其境而遊矧能發為歌詩品目詠讃以深領其勝耶此余於方伍两君探梅之作而有取焉古之名山往往以人勝所貴於人豈獨監遊歷覽而已有名德以重之高情雅致有以領之然非文章雄傑發其竒秘亦終泯泯爾是故山無淺深近遠苟遭名人皆足稱勝天下吾吳號山水郡然知名當世則虎丘靈巖耳盖頋

野王之文清逺道士李太白韋白諸人之詩謂有足重也若玄墓之勝誠有不在二山之下者而一時之人能道其名者鮮矣豈非未遇其人文章之不立歟或謂永柳諸山以柳子諸文傳而柳子之文之竒非永柳諸山不足以發二君他詩固多清麗而評者謂玄墓諸篇尤勝殆山水之竒有以發之耶而其幽情真識與夫高懐獨往之興實足領之又其人皆清修有立仕以政顯隠以操稱不肯碌碌後人充其所至必將名世他時當有

讀其詩而想見其人以歆兹山之勝者余故叙而傳之

送太常周君奉使興國告祭詩叙

今天子入繼大統之初首議推尊所生而輔導大臣以宗法不可紊正而繼統不得顧私據禮執論至于再三天子用其議卒考孝宗以端萬年之統帝所生以隆一時之孝事出權宜尊有所屬天下翕然是之而建説者獨謂追崇所生疑若未盡天子亦以為未盡也顧禮有經常不欲自用特付大廷議之而大臣守前議不變天

子孝思純篤必欲申其至情微示所向諫官往往獲罪而二三大臣遂相繼引去于是巷議紛然謂且悉從説者之言而遂廢所後之禮人心危疑中外洶洶然而天子實不用其議也乃嘉靖三年四月有詔尊所生爲皇帝而所以考孝宗敦所後于前議無改爲詔若曰朕于正統不敢有違而所生至情亦當兼盡王言一出中外釋然知聖天子之意特欲申其至孝爲耳於戲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聖人制孝所以盡人之情以行夫禮禮

者天理之文人事之則聖人制禮所以節人之欲以正其情是故天下不可一日無禮無禮則亂亦不可一日無孝無孝則賊夫禮與孝也凡民不可無也而況天子乎而況大臣有經天下之責者乎二三大臣所為不忘引去者欲以行夫禮也聖天子惓惓於所生者欲以行其孝也然孝不可無禮而禮實有以通于孝愚於此有以仰見聖天子之明能用其孝以袝于禮而尤重夫二三大臣之去得申其禮以全夫孝孝之至禮之盡天下

其庶乎名號既成儀文斯舉于是天子有事於圜寢以從臣將命而太常丞周君德瑞與焉在朝諸君咸賦詩贈行以余有同鄉之雅俾叙首簡始禮之舉也時多異議而君子或不能無疑於其間故余於此深論其事以備他時折衷云

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叙

吾友陸君世明以鄉貢士試禮部得乙榜授青田教諭或謂君高才雋望當攸制科躋膴仕以大有為于時冷

負散地非君所宜得而君不恤也國朝之制雅重進士之科而乙榜即進士之副然令之高官要職非進士不畀而乙榜例得學職一墮其中輒不復省錄浮沈常調或終其身其間以譽望自拔而顯仕者間亦有之然而鮮矣故進取之士往往匿年規免以覬他日而或時命不偶迍邅歲年乃有畢志儒官不沾一命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少與余同遊學宮而君天才敻出矢口迅筆滚滚㶏然每就試據案疾書視他人章追句琢方事

思維而君數百言已就莫不暢達雋永而傅于理故御史按試莫不賢異之謂其取進士不難也然每試應天輒斥不售自弘治乙卯至正德己卯凡九試始得舉于鄉及試禮部又斥不售自正德庚辰至嘉靖丙戌凡三試始得乙榜夫以君之才之敏如此而其進之之難如彼豈不有命哉茍不自省而勉焉以求其畢志儒官不沾一命吾不敢謂無也萬一有焉豈不重負其所有哉而況其所就或有出于進士之上者此君所為俯首以

求就其所志而泠員散地有不暇恤也我國家學校之設甚緩也而實要也甚輕也而寔重也何者世之盛衰係人才之賢否而天下之賢否學校焉出令夫修一職治一事其效易見而所及有限豈若賢者之興隱然為一世之重而其澤之所被有不可量者然則何有於進士哉吾知君必以此自貴而無用彼為也雖然學校誠要也而或緩焉誠重也而或輕焉則系其人何如耳是故得其人則重且要不得其人則緩且輕君尚進于是

哉

送周君振之宰高安叙

國家入仕之制雖多途而惟學校為正學校之升有進士有鄉貢有歲貢歲貢云者有司歲舉一人爲鄉貢率三歲一舉合一省數郡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三十之一升其得儁者曰舉人又合數省所舉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十之一升其得儁者曰進士凡令之名臣碩輔與夫建功植德顯名當世者皆進士也故凡

令之高官要職非進士不畀進士尚矣其次則鄉貢鄉貢卒起自冗散其得邑往往鄙小其畀授卒下進士一等其能建功植德自拔而埒于進士者蓋有之矣然非銖積寸累矻矻自守鮮不敗者非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不得顯官而浮沈常調終于下位者比比也故有志當時思自樹立者往往厭薄不屑必需進士以升此其所志良是矣而君子所恃以自見乃有出于進士顯官之外者余少隷學官同遊之士無慮百數十人而與余同

志者才三數人三數人者其氣同其業同其發爲文章著於行又與夫羣試於有司無不同者蓋莫不惆然思以自見于世也故一時之人所望而覬其有立未嘗不在三數人者周君振之其一也既而三數人者以次升用而振之數試不利竟以鄉貢從選調得知瑞州之高安振之在三數人中其名獨盛而滯于學官爲獨久又不得進士而從選調以去故知振之者莫不惜之謂且不屑也而余獨不謂然何者其所恃以自見於世者在

志在氣業在文章行又而非以進士也且國家所謂隆進士之科者豈不以其所業哉其業則經史也言行也修治之具聖人之道也是皆學校之所講習固鄉貢之士之所同也嗚呼振之之所志猶夫進士也而其所業與其所求而至者猶夫進士也其自拔而埒於進士也何有哉若夫銖積寸累屹屹自守固其所素負以自立者而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以獵顯官則有命焉而非振之所能容心其間余固不暇為振之道也高安瑞之輔

邑在江右為劇地前此皆進士領之令授振之經國者固以進士望吾振之也振之行矣其無以鄉貢自畫

送周君天保知來安叙

山陰周君天保以辛巳進士知兗之東阿期年而縣大治當道者才之謂縣小不足為也移知應天之溧陽未上以憂去服闋改授滁之來安於是人咸嘆之謂周君之才常小東阿不足為也移而去之宜得壯縣以騁而来安猶東阿也周君為之得微枉其用乎而余獨謂非

然也我國家用人惟其才其畀授視其所堪惟進士入官則惟以名第其用爲縣亦惟以名第然縣有逺近地有厚薄事有簡劇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或盭焉鮮不敗者近制稍事消息期年而察之視其治狀與地之宜而易置之俾得隨力展錯無廢材焉此誠經國者曲成夫人材類古罷使之道而寔非也凡令之仕有中外而仕外爲難仕州縣爲尤難縣有小大其相去不啻倍蓰而其爲之難易亦倍蓰然而君子視之均之爲不易也

誠以縣令之職導揚風化撫字黎氓其事有祠祀有學校有傳置廥積有河堤道路有科差有籍帳勾稽省署悉總于令而盜賊蟊霜旱潦又其異者初不以小邑廢也苟處失其道其敗也視大邑爲甚何者地狹鮮產民貧而寡業賦出無幾而役力章程不可但已非若大邑地大以饒儲偫有素而人力物產足以供之處得其道誠無難者是故邑無小大無難易惟在處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來安在大江之北寔惟畿輔望縣其地當

淮徐河洛之衝旱暵蝱賊歲比不登民饑而虛而盜時竊發周君之行科差籍帳紛錯藂挫勾稽肖畫悉萃其身其憂方大也而何枉之云哉或以君才敏而志高工為文章力追古作喜得僻左地而以其暇逸究于其業又其地屬滁有瑯琊醉翁之勝而君寄興高遠將以自適令若是不已負乎雖然不足病也昔者子貢問于子賤曰何為瘦也曰憂官政也世謂子賤宰單父彈琴而治則為縣而暇逸無若子賤者而其言如是則亦何嘗

不憂哉憂得其道樂在其中矣周君亦求其道而已得其道雖日事吟諷肆情林壑不害其爲憂官政也不得其道則矻矻簿書徒見其勞耳何補於治哉余嘗識周君之兄若弟雅聞其人及是邂逅傾吐遂得其心事葢能以道自勝而非可以地而易其志者會其鄉之大夫士徵文爲贈遂深言之而不嫌於規也

陳氏家乘序

陳氏家乘者長洲陳公希正所修陳氏宗譜也不曰宗

譜而曰家乘者凡陳氏所受三朝辭命與凡累世文獻皆在焉陳之先徙自鳳陽由建炎南渡抵今四百年可考而知者元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良炳而下僅七傳傳其所可知其不可知者不敢强附以重誣其先也按陳嬀姓系出于虞周武王求虞後得胡公滿而封於陳因以為姓其後楚滅陳敬仲奔齊故齊楚皆有陳氏秦末勝起陽城死於汝陰平起陽武而封于曲逆子孫散處莫詳所終漢魏之間蕃寔最著而莫究所始要

皆胡滿齊完之裔也鳳陽在宋為濠州故屬楚之淮南
漢御史大夫萬年魏尚書令矯矯子侍中騫皆故濠人
公之先必有所祖而文獻無存莫之有考焉且學士仕
元官三品既顯融矣在當時豈無辭命之頌交遊文翰
之贈而一蹟不傳及今子孫欲追其始邈不可得蓋不
能無遺憾焉公之為是夫亦無使後之子孫有憾於今
猶今之於昔也余讀其書詳而核析而不分聯屬而不
紊上不誣其所出而下焉得以引其世而所為不忘本

始之意蓋惓惓焉厚矣哉公之志也夫昧於源本不知所祖者失之薄援引攀附而妄祖名人者失之誣與其誣也無寧略於所始而傳其疑焉乃或因仍苟簡併其所知廢而弗録時移世易子孫至不相通如蘇洵氏所謂相視如途人然失亦甚矣其又甚者歐陽子曰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嗚呼可不懼哉若公者庶乎免夫其得逭於歐陽子之責也已公名寵以儒醫擢用歷官太醫院使致仕進通政使司右通政

云

宜興善權寺古今文録叙

宜興古荆溪之地帶江襟湖在東南為山水之邑谷巖幽窅流瀨清激昔人有樂死之願其勝有可想者又壞僻而迂更兵燹為少故又多古刹名蹟善權寺其一也寺據離墨山之南麓有三洞之勝榱甍桓桓猶唐故物豐碑巨刻亦往往而在然其事具郡乘甚略而寺未有特志也寺僧方策取金石之存者合近時名賢篇詠輯

為古今文録於是山之文獻始備而其勝乃益顯夫山水之在天下大率以文勝彼固有奇瑰麗絕無待于品題者而文章之士又每每假是以發其中之所有卒亦莫能廢焉柳子厚記永柳諸山本以攄其抑欝不平之氣而千載之下知有黄溪鈷鉧者徒以柳子諸記耳然則山水之勝果不有待于文哉若夫佛氏之學務以悉空諸有而言語文字又其所幻而惡焉者然而古之名僧勝士又不皆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名迄以是傳

豈無上之業未易登援而言語文字即其次耶此策之所以惓惓於文録之輯也策又發山水之奇獾為二十四詠而吾鄉沈啟南先生悉為賦之是又不特能輯其成而已余嘗約策遊山中而未能遽往姑叙其書以先之

瞻菴詩話叙

子朱子之學以明理為事詩非其所好也而其所為論詩則固詩人之言也嗚呼理固無不該也而况詩乎哉

世葢有工於吟諷而不得其故者或終日論議而諧諸音聲輙不合作要之其於理於詩皆未為有得也練川沈文韜氏以明經遊學官而特好為詩㝡凡朱子平日論詩之語萃而為書曰晦菴詩話豈將會理與詩而一之耶夫自朱氏之學行世學者動以根本之論刼持士習謂六經之外非復有益一涉詞章便為道病言之者自以為是而聽之者不敢以為非雖當時名世之士亦自疑其所學非出于正而有悔却從前業小詩之語沿

譌踵敝至于今漸不可草嗚呼其亦甚矣說者往往歸
咎朱氏而不知朱氏未始不言詩也觀于文韜之書可
概見已若其所論當自有識者取之小子何述哉

重刋舊唐書叙

嘉靖己亥吳郡重刋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
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
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
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刋置學宫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

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爲叙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爲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緝之起建中而止於大歷元和以後則成于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爲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歷四十卷續歷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草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

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歷中詔翰林儒臣刊脩之自慶歷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於舊寔當時表奏之語而弟賞制詞亦謂閎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

手筆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為失體刋削詔令為太略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于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頗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

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叙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

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擀焉彼斥新書爲亂道誠爲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閩人公所爲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抵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册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事採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

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何氏語林叙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晋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搉奕奕玄勝自兹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儁永精深奇麗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讀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于宋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踪勝跡

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品目臚分維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實惟語言為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簡遠足深唱嘆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摭裂委瑣無所取裁飢飯偏駁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窮性命之藴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畜德之

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習於性命之說深中厚貌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爲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深痼君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是為序

備遺録叙

備遺録者録建文死事諸臣而備國史之遺也録昉於宋公端儀而成於張公芹郴陽何公孟春實嗣葺之令太倉守馮君意有未盡又為補益而并刻之刻成使門人太學生王夢祥視余畀叙首簡夫忠孝節義天下之大閑死義之人國家元氣之所系昔之論者謂夷齊存餒以排周周以有道興而夷齊不害為仁聖人亟稱之所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

而唐之太宗出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論者春秋之義也我國家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事尤為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臣為有光夫王魏身事建成親覩臨湖之事卒之反面以事太宗曾不聞有所掏其豐功偉績為一代宗臣而天下之人莫有異議徒以高祖在上而王魏固高祖之臣也然則齊黄諸臣獨非我高皇之臣乎即使睢紆避禍以全身立功獨不得引王魏以自蓋乎乃皆駢首就戮之死不悔者則大閑

之不可踰耳而我國家元氣之正與再世作養之功不可誣也惟是統紀不立史事廢闕實非細故文皇晚歲稍稍悔悟葢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有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泯沒不傳則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禁漸弛乃令遂不復諱實維累朝列聖之盛所謂礪生民而窒不軌者固古聖人之意也

甫田集卷十七

甫田集卷十八

明 文徵明 撰

記八首

相城沈氏保堂記

沈氏自蘭菴徵君以儒碩肇厥家二子起而繼之曰陶菴曰同齋娩聲麗迹鬱為時英至于今而石田先生遂以布衣之傑隆望當代薄海外内莫不知誦之於戲盛矣而君子於此有憂焉蓋其侈滿成習易為驕誕勢之

所至有不終之漸此維時所為作保堂也維時之言曰鴻藐一身上統百年之緒屬當仍世隆奕至於鴻小子而有弗克實辱前人余於是知維時為能保有其家也夫士之於世莫不欲有所藉焉以為之地何者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而師資源委實以興之不幸而門第單弱循習陋劣庸庸惟其常其或庶幾自拔而亢焉則深培痛淌銖銖寸寸咸自吾一身出厥亦艱哉人惟其艱也而又能是也於是相與譽之有弗良亦置

弗責其素微無異也使其有一綫之承則人得以比而疵之以為而門户若是而父兄若是閭見麗澤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從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懼哉夫門第之盛可懼如此乃不若彼無所恃者之易於為賢豈此之所負固重哉維時恂恭不暴雅篤倫理留畲所入可以裕慾而顧惟圖史之癖尋核讐校不廢而益勤使其素微無異其誰弗譽之乃今硜硜然保之若猶不足殆二三前烈有以搀之歟雖然微是二三前烈其孰

抵維時之成若是所謂師資源委積而興之者深矣今能不以得之深自多而以負之重自懼斯其至不但保而止也而何盛大不終之足憂耶他日維時徵余言記堂余因就其意以發之若夫保其田廬以拓其植業則一耕豎勤樸者裕為之非余所以望於維時也

沈府君石表陰記

太史延陵公之表沈府君之墓也稱其良於醫而書其治療之實嘗驗於人尤彰灼者若干事事核而詳文繁

而不殺其法盖昉於太史遷遷所論次多簡質而於太倉公之事加詳凡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及所投療何藥並條列之不厭噫遷殆有意哉而延陵公所爲歷歷於是者亦豈苟爲以徇其子孫之志哉而爲之子孫者則不可不謂之幸也府君之子鍔既伐石登公之文乃來乞余言刻諸石陰維古縣而窆而墓道樹碑於是有文字以表功德政事其文或周匝書之漢以降别爲文書石之陰者則記碑之闕逸或疏族屬

支庶而已至柳河東乃悉記其先友名氏於先君石表之背用以著其父之交遊之良也而後世誦之謂柳子善能顯其親焉府君所交遊余不得而知也而其事則有不待先友而必顯者夫以倉公之藝之良固有不可沒者而所以不沒則不為無情於遷何者遷職太史而又有良史才故其書古今不廢而倉公之事得以附見令延陵操海內文柄而職亦在太史其表府君之藝之良雖不敢便謂比隆倉公而所為麗以不沒者視倉公

無負也嗚呼是豈徒鍔之幸哉固府君之所恃歟府君之葬一時文學名卿為志銘為誄為挽悼之詞所以發府君之潛者畧備是固府君交遊之良也他日豈獨可以考見先友名氏而已邪

侍御陳公石峯記

莆多名山而烏石在郡城竒麗嶆崒實用鍾莆之秀侍御陳公之居在焉公自號石峯盖取諸此公之言曰吾名琳琳美玉也然不有治焉斯亦璞而已矣烏所取器

哉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之有取於是非徒以山為也夫公以明執法奉天子明命視學南畿士之仰公而治者衆矣而公顧為此若有不足焉者嗚呼此公所為不可及而足以厲多士率一方也葢人之情喜諼其所不及而恬於自恕操辭履事往往賢智自列或謬為退託而其心固不欲人之加之也然而卒亦無能加人始以其有是心是以不能自固而卒之出人之下也亦宜矣茍為自下則非有越人之才者不能夫又誰

得而尚之公不忘取勵於石亦惟其玉哉而況烏石爲公之所麗哉或謂一山一石惟人之嗜而公顧欲專之且烏石在莆非可得私也而不知其有所謂獨得者不皆以境也是故嶙峋巑業蒼然萬仞其秀若爲其壁立若爲仰睇有肅爰以樹節瞻斯巖巖而端委以之利其廉隅植其靡敗雖若有得於山而實公所素負以立身而率人者而茲山固將假公而重於世也然則雖謂之公之所有亦何不可哉公以粹美之質履明潔之操而

優之以精深宏博之學夫亦至矣而其心每抑下雖以淉之無似且在諸生之列而必以記命之是其好學下問優於天下而人將追而莫之及也夫公方以畀抑下人而人至於不可及人亦何為而不思所以置其身哉令江南士習以器業相高譽聞相取下而切劘之功蓋寡公所為拳拳於是者淉有以知公非直自為而已也

鐵柯記

少司馬吾蘓劉公自號鐵柯故太保吳文定公及今少

傳守谿公皆為之說他日以示具曰吾初官內臺念古御史冠鐵柱示不撓也於是思有以自勵及嘗觀於松栢喬喬千尺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與鐵參勁竊又慕之俄得漢銅章故有鐵柯字此殆造物者成吾志也遂以自況而人亦諒之不以為過二公之文雖所取義不同寔皆吾之意予尚繹而記之具晚學猥劣安敢自列於二公頋公之意不可無復也則為之言曰公起家進士為良有司入為名法從進躋列卿歷事三朝踐敭中外

餘三十年持防執法所至必信用是幾蹈不測然甫躓即奮更涉險夷而其志愈厲不懾天下士以為至剛而不知其所操以用世者有法焉而非徒以氣為也公居常若易與而廉稜整整弗少弛立朝不修鷹隼搏擊之峻而人憚其嚴有所揆畫必審顧所重而所執惟典憲之仍猝遽之途履之若素險阻糾棼持之惟中蓋其才志圓融足以酬變需急而視其法不少軒輕夫法之立也凡以濟天下之事云爾脂韋婞婀苟事徇情無足論

者若夫矯抗直前靡所顧藉而慷慨激烈以階禍首難以求必勝夫剛此足以収其名而已天下之事何賴哉古之大臣在重厚堅定重厚能以法平堅定則能法守法平而守天下之剛孰踰焉公以風聲樹之而取況乎是凡以為法也志乎天下者顧法何如耳奚必矯矯孑立求勝於氣然後為能盡其剛哉昔劉器之不為枉矯過激之行而耿挺特達卓有建明至於顛頓困踣曾不少變而蘇軾氏以鐵漢目之公殆有慕於是者然器之

迄用斥廢而公受知天子向顯於時此則有遇不遇存焉公不以其所幸遇自足而碩有取於彼之不獲以用自振則雖日益昌達而不害其為錚錚也

太倉周氏義莊家塾記

宗法之立學惟其基也而教從興焉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黨有正族有師閭胥比長咸以教也然其為教不過曰敬敏任恤曰孝友睦婣其所務而力者莫非親親之事幼而習之既壯行

之久而安焉雖有閒隙乖刺不能出其閒矣宗法之易
行夫豈獨其勢然哉此周氏家塾之所為作也塾之制
合凡族之子弟而教之其義蓋出於比閭族黨而以宗
法通之也初周之良曰元學君念其族屬衍大或貧不
能自拔也思闢義田贍之而力不輔志則篤意教其子
曰庶幾他日有能成吾志者蓋元學沒而義莊成其事
實舉於諸子之賢而協而其尤彥而達者曰王府審理
世鄉貢進士在凡事之舉違莊之規約咸從審畫又請

於朝下有司摭實加章程爲夫要束之詳所以重後人之守而文法之立固將爲僨事之防然防有所未至詳有所不及固不若謹其性漸其心而使之濡染於耳目尋常之中之爲至也此古之聖賢所爲圉天下於至理而教莫先爲教立而理明善復而義篤斯何患乎道之不行事之不集哉以元學君一念之微而能使其子舉其事於既没數十年之後雖其志有所在而亦諸子服儒明理之所致也此足以白其教之效矣矧於此而加

詳爲其事效所至豈獨一家一族而止而實一家一族所恃而重爲者其或本之不務而末是資或義之不篤而利是圖甚或譏就鬬鬩以隳成業棄禮犯分貽辱前人此豈立塾之意哉此正今日周氏諸君所宜置憂也余於周有婕而重其舉有合於宗法且得善後之道故樂記其成而必及其可憂者固諸君之意也若其教詔之詳有審理君所條塾規茲得略云

正始堂記

錫故多鉅族往往數百年不輒衰其彌文質行有以垂緒而禮閑義訓實又引之非獨留播之勤共傳程省如昔所謂高貲富人而已鄒君時用者宋元祐名臣忠公之裔自其先君承事植義厚生用能克其業至于今若干年而時用君並用行拓膏腴連延布泉流溢然而人繁物阜浸入靡薄懼不可以訓乃作正始之堂所以示肅中閨而式於百度也於此有節焉曰內行不踰閾外言不入於閫而弗敢忘也有事焉曰主饋絍織親蠶潔

菜而弗能越也夫亦微矣而君子從以觀人故有威加
宇內而或不能刑於寡妻望隆朝著而不得收譽於鄉
曲此豈不足於外哉是故先王之治必本於關雎麟趾
而葛覃采蘋國風所為詠嘆也夫以霍子孟忠勤慎飭
勳名塞天一不制於霍顯遂以塗敗而晏子之御徒以
婦人一言自拔為大夫閨門之効固不可誣也哉易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聖賢之業至於定天下極矣而其本始乃在于閨

門之間然則斯堂也非鄧氏所由以盛者歟夫鄧氏有忠公為之基而紹以承事之茂碩又重之以時用之好脩所為引其世而綿其澤無不足者而時用之意若皆不可恃而必有待於是其為慮深矣誠以盛大者愆之所滋而恩之勝也義有所不能克持不能克之恩而濟以方滋之愆其卒也豈惟不能正其家而已邪此時用之所懼而余所為深言也

記中丞俞公孝感

大中丞鈌　俞公文章政業卓然名臣而有至行公之父鄖陽公仕成化間爲名御史以直言謫判澧州浮沈下寮數年再起守鄖陽致仕治任且歸俄遘疾宿留數月鄖睦相去數千里聞問不相及而公方以諸生隷學官法又不得輒去昕夕憂懸一日以事宿所親家夜聞鳴金起坐呼從者曰大人得無有異乎何爲惕息不能眠也比至果然蓋鄉人在太學者傳鄖陽死矣公投地大慟絶而復穌即夕馳歸謀走郎侯之家人以公身弱

不習道路百方譬止不從曰吾居此以日為歲其能安乎詰朝遂行是歲甲辰五月十有三日也及渡鄱湖瀰望皆水公私舟艤泊莫可致詰迤邐至九江九江舟楫往來之衝官於此榷舟爲公導陸問訊冀萬一邂逅也時公憂惶困瘁蓬垢無人色兩童掖之踉蹌行道上人問得其故莫不憐之或言官舟不受榷非有故不泊公仰天竊嘆方不知所出一人前拜曰郎君何以至此視之則其家老蒼頭也問其來乃鄱陽夫人道中思鱠泊

舟求魚方次湖口耳公聞言驚絶掖至舟見鄱陽方無恙也相持大慟又絶蓋自上道至此驚潰百出顛仆欲絶者屢矣既定敘所歴則公離家之辰正鄱陽觧任之日而艤舟之頃即公倉皇問道之時也長江渺瀰飄檣下上日以萬數風駛水疾一逝千里使其時非以鱠故則不泊或泊爲後先差池欲邂逅一見得乎公父子相去數千里非有期集徒以一念之誠而求諸去来瞬息之頃如投劵取物不爽晷刻殆有神出於其間非公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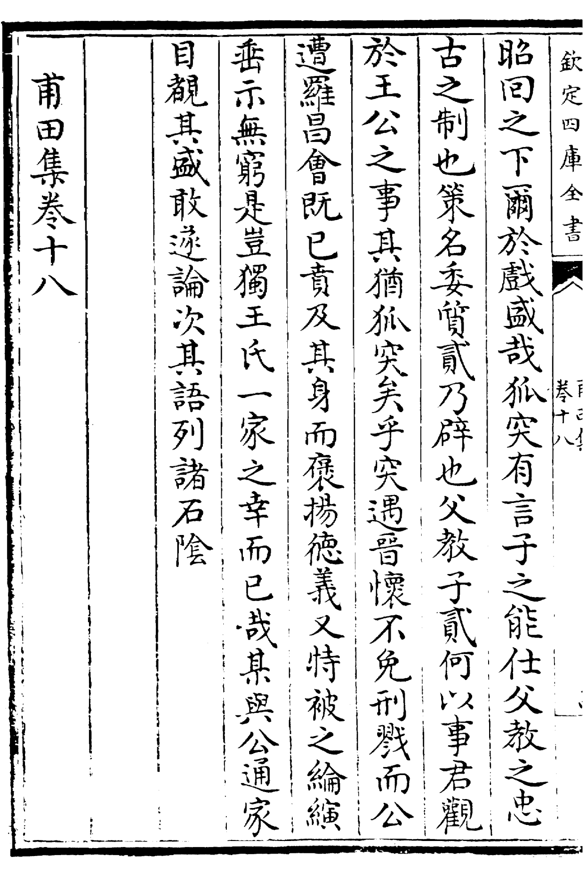
誠純至何以臻此既而鄖陽道卒嘗藥視檝公得盡心焉不然公且抱無涯之悲而向者鄉人妄傳豈亦天有以啟之耶嘗讀宋史丹稜唐伯虎者其父游瀘南伯虎夢汉父書有亟來字夜蹴其弟庚曰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即夕裹糧趨瀘南黎明走洪川將僦舟而江水盛怒聲揺數十里客舟布岸不敢動伯虎徬徨堤上得漁艇跳入叱僕夫觧維扺瀘而其父果病遂迎侍以歸居數日而卒伯虎仕不顯無他政業可書獨以茲一事得

列史官作史者殆有意也公之事與伯虎類而公投足於渺茫無據之地以取必於去來瞬息之間其事視伯虎又有不偶然者顧公方向顯於時奇功儁烈將彪炳簡策此特其一節耳雖然君子論人必於其微觀公為是其卓絕之行已槩見於平居未仕之時而況孝為百行之源可以一節少之乎敢私列之以俟操史筆者公名諫字良佐其父名薑字缺

王氏敕命碑陰記

封監察御史王公瑾受命之十年正德庚午卒於吳門里第又三年葬陽山大石塢於是其子高州府通判獻臣奉公所受制詞勒石墓道其言若曰臣獻臣鄙謬弗率荷蒙先皇帝拔擢參聯諫列三載考績不以獻臣無似俾得推恩其親而先臣瑾實與賜焉同時雖多被命而親存者無幾又在遠外内廷恭謝先臣瑾一人而已鴻恩休命所為寵賁臣父子者至深厚也臣獻臣日夕競懼思效萬一以圖無負先皇帝之知用有糾繩靡復

頋忌旋被中傷幾臨不測㦯敎先臣瑾求援當路毅然不從曰吾子之仕吾固敎之忠矣苟不卒職則國有明憲明天子在上吾敢貳於吾君以行吾私哉臣獻臣卒賴先皇帝之仁獲保首領比歲中外多事一時寵命㦯被追奪而先臣秖修慎履迄保榮名以沒凡以荷先皇帝之明也獻臣不有表章是忘先皇帝之明棄前人之烈也獻臣為是懼今玆歸守先臣墳墓顧瞻鼎湖溥天萬里圖惟日光雲章垂耀琬琰而未死餘生庶幾猶在



貽囘之下爾於戲臧哉狐突有言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觀於王公之事其猶狐突矣乎突遇晉懷不免刑戮而公遭羅昌會既已責及其身而褒揚德義又特被之綸綍垂示無窮是豈獨王氏一家之幸而已哉某與公通家目覩其盛敢遂論次其語列諸石陰

莆田集卷十八

甫田集卷十九

明 文徵明 撰

記五首

沈氏復姓記

長洲朱天民既復姓沈氏來言於余曰吾沈氏世居吳中相傳數百年矣我先君壻於朱先外祖廷禮無子養外孫為孫故吾兄弟皆氏朱而嗣於朱於是四十年餘矣某自知事便思復之顧氏名錄於學官不可私易也

會御史按學吳中得以情告下其事有司如所請乃以正德戊寅正月之朔告於先祠復令姓易名曰民望歸嗣於沈求於朱之族得再從姪輪告于廷禮之祠使嗣於朱嗚呼自吾失姓來恒懼不得追復其始以慚先世之澤貽辱先人今幸而獲志不可無言以示我後人子其為我記之竊惟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子孫别而為氏故有以字氏者有以謚氏者以官以爵若事者今之姓即古之氏也古氏雖多所從然莫不各本其

所始百世而下雖參錯紛糾可以一考而得其説雜出於傳記而左氏特書之不可廢也自秦有贅子子孫乃有以外氏為氏者吾吳中故多秦贅緣是而易姓者十室而四五至有名世大臣不能免者馴而習之往往不知其姓之所自出不知姓之所自出而昧昭穆之叙歐陽子以為雖禽獸不若也夫人而至於禽獸不若亦已甚矣而其所失乃在於區區姓氏之閒然則人可以不知所謹哉閭井小民因陋習敝無足異者而名世大臣

足以有為乃不知出此在當時豈有甚不得已者乎及今歲月既遷族屬衍大雖有賢子孫無能為矣豈非當時之罪哉天民為此具亦無使後之人有慨於今日也若其緣情據禮續廷禮之嗣實惟仁道所在而不忘所始有孝存焉天民庶幾知仁孝之理哉

褒節堂記

正德八年癸酉御史按河南上言汝寧民劉漢死妻余年十九矣死弗貳漢且葬喪行而水至余阻不得渡便

哭踊溺水自殞父母救出之尋就雉經亦以覺免既求
死不得乃撫二歲孤林以居閱三十有五年養舅姑以
壽終子亦成立今余年五十有三法應旌表事下所司
核實以聞詔旌其門曰貞節有司奉詔書事惟謹乃十
年乙亥樹表復其家如制於是其子亦登名薦書為鄉
進士矣乃作褒節之堂用侈上命他日以縣文學來教
長洲進其門生文某使為記曰吾微母夫人無以有今
日微明天子至恩無以昭母夫人之德如今日此吾所

為名堂也余惟我國家以彜倫正天下而節孝莫先焉誕章敷治每申飭之有司課績用為殿最若是重矣然而以天下之大民物之庶而歲之所上不能幾人推核之餘能終與明詔者加鮮焉其事誠有不易至者而非徒以其節也於此有限列焉年未三十而寡及五十而後旌未及五十與三十而寡者不與也夫豈以其非節耶惟是天下之大民物之庶非有限列焉則事力有所不及巧僞有所不能防其勢不得不然而人之所遭有

幸不幸是故自其始遭比於五十踐更涉歷非獨一時而艱難變故非只一事幸而得全者蓋亦有數不幸不及年而死又不幸無子或有子而非賢皆所不得也此又出於法制之外有非吾人所得而強焉者而曠蕩之恩固所不能周也若余夫人之事與年足登法式而合於襃表矣然非有吾師文學君之賢以為之子其旌與否不可知也吾聞夫人之於文學也慈不忘教期於必成其始非直為今日也而今日之事卒用賴之夫豈幸

而致哉文學君不忘母訓推衍國恩以為是堂其亦有意乎哉其敎吾邑也軌法緒正必舉其職嘗曰吾惟無負吾君以求無遺吾母之憂耳是固名堂之意也而吾於此得忠孝之理焉是為記

長洲縣重脩儒學記

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脩儒學成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渭南賀侯躬率博士弟子釋菜於先師孔子新宮桓桓豆籩維飭陟降旋辟儼肅有

儀父老胥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既明日諸博士弟子相率言於其曰維茲長洲實蘊之輔邑邑有廟學而制統於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事縣官師生旅拜於郡學以為故常有祭田磽薄不足更費歲時惟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之賢者間一行之牢醴狼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恒舉夫有司之賢有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諸故事是故或舉或不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茲學之建昉自宋李即浮

屠氏藏殿為之陋隘弗稱歷元及國朝數有建置而踵其庳陋無所展拓正德丁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山盡斥僧廬益之而未暇改為也侯始至以學校首政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敝慨然以起廢為任節用制財乘時僦工爰相厥攸亟請於監司於郡守既議克協悉撤其故而新之首禮殿次兩廡次講堂齋廬從而戟門繚垣以若庖庾廬湢之屬亦以次告成甓以密石華以丹堊翬奐嚴翼實完實堅乃斥隙

地俾居民占業而稅其間架年其所入以給歲祀於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益弗僭謂其故學諸生也俾有述焉維古士見於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廟而弗祀猶無廟也長洲為東南望邑學視工庠官有常員士遊於學有常額而庠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祀豈其制則然殆有司之失也侯之為是豈獨行禮哉亦所以復國家立學之制焉爾夫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以為致禮之具

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為詳而其任為特重蓋仕者必選自有司舉於禮部然後登用於朝然非學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為正而他途者不與宋慶歷間嘗詔天下立學矣然惟州郡有之縣不滿二百人者不得立至於學制雖見於程子之議而實未嘗用令內自畿甸外而荒服偏州鄙邑莫不有學學必具官士必板列必選於民秀而考其行能閑衛升黜必有法程而所授受肄習必孔氏之敎莫不切於治理周

於實用粹然一出於正嗚呼學校之習一出於正則凡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來名卿鉅人所以出而為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夫致身効命者莫非學校之出而出他途者蓋鮮也夫正學之效章明較著如此近時學者或厭其卑近而遊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禮樂刑政之屬一切以為支離靡爛為不足為而惟坐談名理標示玄邈以為道在是矣而推究厥用不知其所以立

言立事與夫致身效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為惓惓興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或謂習久不滋事日就弛今之所謂學校特文具耳而何以興為是覩其迹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焉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侯其知所防哉侯名府字應壁已丑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耳相是役者縣學教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義官張

璹

玉女潭山居記

宜興諸山銅官離墨最巨其次穿石山峻巀不如二山而巖竇虛嶷湍瀨聯絡窴窔瑰譎最為奇勝而張公洞最有聞玉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玉女嘗修煉於此唐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覽而李幼卿陸希聲蓋嘗居之一時倡酬篇詠流傳至今有以想見其盛也自後湮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奠母

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決澮導流剗闢蠲刈盡發一山之勝幽巖絶壑靈湫邃谷悉為標表而玆潭實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渟膏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揷深淵石梁亘其上如楣而偃草樹蒙冪中深黑不可測上有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俯挹之心凝神釋寂然忘去潭之湑有坻即坻為臺構重屋其上曰玉光閣閣成而潭之勝益靚以顯潭石之巔有靈應亭山中嘗旱禱於潭

而雨因為亭以識潭四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巖石之下匯為小池玉潔不流為亭其上曰凝玉凝玉之西淵泓洄洑其流澌駛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閒緣石旋轉可以流觴曰流觴嶼凝玉之南古櫸一株根柯鬱蟠礧磈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思瓊樹者即此其下湍瀨瀠洄與樹暎帶曰瓊樹湍漱玉軒在焉湍流西下折旋而南屬於灣碕石累屬如龍馬下飲如砥柱中矗水奔注激射如鬬再折而東水益駛石亦益奇夭矯

如虬蟠如鼉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峽中曰虬鼉峽峽左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而北地多美箭間以江梅曰梅竹隩琅玕所聽玉寮在焉又北偃沼如初月曰生明池絶沼為梁曰隅凡橋隅凡而上則玉陽山房也中為虛玉堂周堂為八室室三楹依易卦為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陽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陽北出地漸高且廣蓋山之麓也因山為臺嵦爽層出陟級而上延閣若干楹前

軒施檻可以肆目曰大觀廊廊之後為丹室又後為雲耆臺臺方三十尺有奇始築臺而耆生也又其後為環玉岡由環玉岡東下出雲耆臺之左曰澄觀樓其前為上元祠又前為東岡別館為護雲莊為仙寓仙寓之南為來仙橋由環玉岡而西轉出玉潭之後蕤祠奠焉曰玉清祠祀玉女也祠右隙地白礫纍纍散卧松竹間如羊曰初平林出初平林西行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墉曰盤玉隈自盤玉隈西上繞出山椒有亭直太湖之

縹緲峯曰縹緲亭亭下怪石林立鯨騫獸伏競爲奇狀嘉木出石罅一本七幹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峽琪樹峽之西爲集靈谷又西爲飛雲洞自此下上登頓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甃以文石曰瑶臺負臺爲室曰超然宇宇後羣石掀舞如華葉駢植聯延如睥睨曰芙蓉城石之有奇者曰天成碑曰雨溜曰小蒼弁曰青騾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皆以狀類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磴由期仙磴東下二百步

為文殊峯又東為普賢峯觀音巖在烏山自環玉岡而下左右盬亙蜿蜒不絶緫若干畒其中臺榭樓閣祠宇杠梁凡三十有一林壑巖竇可名者二十有三他細瑣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女潭之陽因名玉陽山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洞天之東境之可紀者四金晶巖㝡勝巖去玉陽五百步軒揭如垂石下螙巉顏如斷齶深廣十尋其中石壁竒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交絡如織瀕水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巖石晶

瑩日射之焰爍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巖之東稍南曰佛窟窅陋邃深中空洞可居别竇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北為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回流而南故曰回陽青鳥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為鐘竇水激其中聲洪如鏞也玉陽洞天之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在積石之下而淵潛澄湛微類玉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嶮岈峷嵂不可名狀其後石壁挿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欹仄以入中

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穴甚隘僂而入轉出石室之下中空如工室石柱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西曰水犀洞水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犀其水潛行而南出於南洞嶨石之下石平行可坐水縈之如浮曰浮嶨浮嶨之南為君陽洞洞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曰白龍藏三洞相屬石皆穿漏如蹄股交峙水瀉其間湍激若瀧揭跣行可環遊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

亦一奇也水自凝玉而來東南亙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相屬其閒松檜梗楠幽蘭靈卉叢生蔓被與水石相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既違復合若窮而通綺錯繡綰不出里道而羣景畢集殆造物者効奇呈異獨媚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此夫自清濁肇判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前未暇論考之唐賢篇詠玉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

恭甫發之豈天秘絶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之耶恭甫以粹美之質具有用之才不究于時而肆情丘壑搜奇抉異發幽而通塞俾伏者以顯鬱者以申而無有所蔽夫其志豈直山水之間而已哉昔謝康樂伐山開徑以極遊放柳子厚發永柳諸山而著爲文章皆以高才棄斥用攄其抑欝不平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實非也恭甫恬静寡欲與物無忤而雅事養神邂逅得此用以自適而經營位置因見其才初非若二公有意

於其間也雖然二公在當時或有異論而風流文雅千載之下可能少其名乎嗚呼地以人重人亦以地而重他時好奇之士遊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重脩蘭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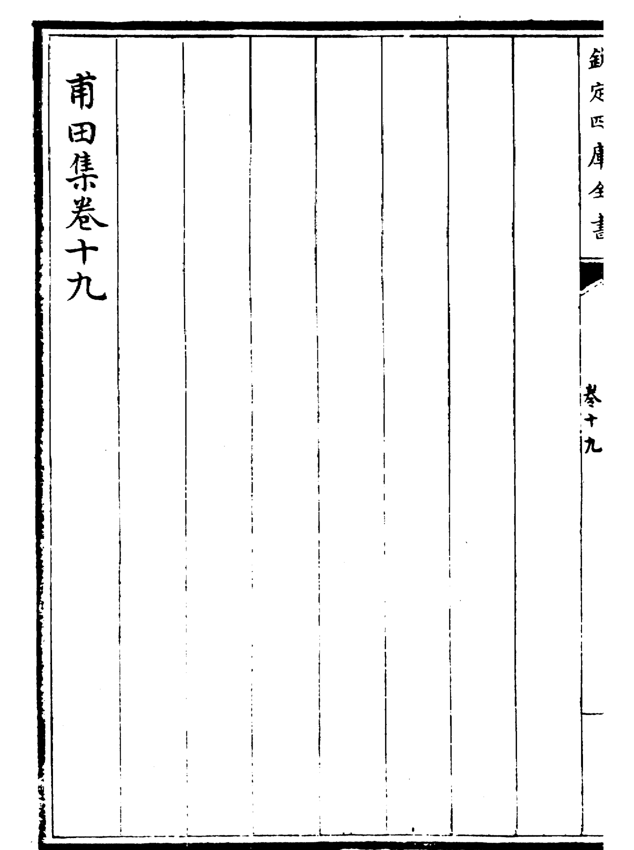
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渚之上蘭亭在焉郡守吳江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於荒墟榛莽中頫而歎曰是晉王右軍脩禊之地也今禊帖傳天下人知重之而勝蹟蕪廢守土者不當致意耶既三年道融物敷郡事攸

理乃訪求故實稽遺起廢時其缺詘以次修舉而蘭亭
嗣葺焉亭所在已非故處壞且不存而所謂清流激湍
亦已湮塞乃翦茀決澮尋其源而通之導其流行於故
址左右紆回映帶彷像其舊而甃以文石視舊加飭闢
其中為亭櫰棟輝奐欄楯堅完墨池鵞沼悉還舊觀經
始於戊申之七月成於己酉之八月不亟其工也侯於
是集僚友賓客而落之以書抵余俾紀其成余惟右軍
去護軍而為會稽也其歲月不可考而開倉賑饑上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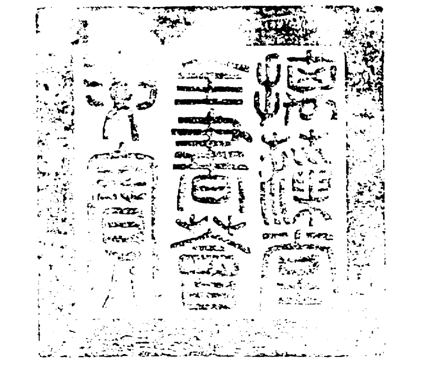
爭吳會賦役與執政書極陳郡中敝事其於為郡盡心焉爾矣蘭亭之會殆其政成之暇歟昔人謂信乎則人和人和故政多暇余於右軍蘭亭之遊有以知當時郡人之和已至其兩諫殷浩北伐而策其必敗若會稽王須根立勢舉而後可以有謀不然社稷之憂可立而待當時君臣謾不知省而卒皆蹈之晉之為國迄以不競迹其所為豈空言無實者使其得志行其所學而功烈施置當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時不能用而斂其所為優

游於山林泉石之閒至於誓墓自絕嗚呼豈其本心哉若其所謂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斯言也實切當時之敝而以一死生齊彭殤為妄誕於斯文特致慨焉其意可見已自永和抵今千數百年國有興廢人有代謝而蘭亭之名迄配斯文以傳其事又有出于泉石遊觀之外者君子於此蓋有所識矣夫遊觀雖非為郡之急而考古尚賢亦有政者所不可廢矧蘭亭諸賢皆天下選文雅雍容極一時之盛委蛇張弛古訓攸存文章翰墨又

所未論也然而文翰之美自茲以還亦未見的然有以過之者則夫所以掩其心志而失其實者有以哉史稱其清真任率釣弋自娛亦言其迹云耳故余於沈侯之請特著其心之所存出於晉諸賢之工如此然則沈侯斯亭之復也豈獨遊觀為哉是役也侯首捐俸入以倡而一時僚寀若通守蕭君奇士推郡王君慎徵咸有所助貳守俞君汝成最後至復相厥功於法皆得書因附著之侯名啓字子由



莆田集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蔡枎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鄒祚熾

臣董誥詳校

甫田集卷二十

明 文徵明 撰

贊七首

元馬國珍像贊

元賜號靖逸處士省劄云皇帝聖旨裏集賢院竊見儒人馬國珍禀性剛明持身雅正讀書學道志操軼於古人樂善安閒簡静宜為君子不為禄仕安分山林可號靖逸處士

噫是惟有元靖逸處士馬公之像貌質而揚道幽而光義高天下名動帝王錫之命書隆以名號考德無慚於身有耀然而九重之意雖云能極其褒而一時議者猶恨未抵於用是徒見道行之可尊夫孰知隱者之所重蓋雖真宗之賢不能奪魏野之志而和靖之稱適用為孤山之寵也是以節義顯如光於里閭聲名燁如久而弗渝余生百數十年之後亦得以起敬於丹青之餘

方質夫像贊

是為吾友方君質夫之像也蒼顏槁如其貌之臞或視以為愚大裙襜如其服之儒或誚以為迂夫孰知其行之拘而心舒外之枯而中腴枕詩籍書居居于于夫誰與徒嚴灘鑑湖然句秀而姝燦乎璣珠曾不療其貧痛譽籍而乎㶶 其載途適為造物者之所娱蓋嘗稽其家世出玄英處士之後原其鄉里在金華文獻之區噫嘻質夫我知其人下求一世而不足上師千載而有餘

廷尉湯公贊

大廷尉沂樂湯公既罷之六年為嘉靖十一年甲午以疾卒於江陰里第於是公年七十有四矣公起家進士歷仕中外垂四十年為良有司為明執法累吏藩臬聲實並流晉撫貴竹繼鎮三川勘難敉邦所至振肅遂自御史大夫入為大廷尉且向用矣會朝廷有疑獄議久不決天子赫怒從中下其事事既反正而在廷與議之臣咸得罪罷譴所罷諸臣多累朝老臣一旦以詿誤去天下咸共惜之而公清忠練達尤為時望所屬故言官

數有論薦久之聖意稍釋一時被罪諸臣或湔擢登用而公竟疾不起嗚呼豈其命耶抑天道有不可知耶惟公博碩脩正有德有言進退本末皦無瑕纇居常不立崖異而遇事激昂不少㲉觳方獄之興也聖怒叵測或道公自疏引却公不可曰吾位九列實與聞國政有不率職則國有明憲豈可首鼠其間苟為避就及詔旨臨責羣臣震讋而公抗言自理觀者傍懼脅息而公弗恤也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抱道守貞不為威詘不可

利誘者哉賛曰　有偉湯公國之楨碩旣燈有章亦恒其德發身以儒守之有道更涉險夷不易其操奕奕星朗憲憲六察入直文螭出奠藩臬風聲所被無有邇遐有庸弗釋天子曰嘉進陟大廷為廷尉平以仁以明以奠不經經之維何弗枉而直相古有賢孰如定國法不可逾民用不寃有偉湯公德罔有遷維堯有宥臯陶執之維帝之仁豈臣則私維天有仁維國有法謇謇硜硜匪躬維烈臣罪不赦帝德如天弗隕以捐廼歸而全古亦

有言天王聖明位則不究道斯用亨維道之亨維志之得退不失身進不失職有偉湯公德懿孔醇古之遺直令之令臣

張可齋少參像贊

嗚呼是為可齋先生少叅張公之像氣和而平言辨而貞惟其秉德之明旣騫用揚亦敏有章惟具賦才之良奕奕文聲顯顯政譽亶収致於甲科遂宣猷于朝著方武皇在位之時正國家危疑之際逆竪盜權四郊多壘

公以郎署之英適當本兵之寄發蹤厭難左右折衝迄靖虜寇曰籌有庸曾是弗酬傾用為異豈皦皦之易汙乃隆隆而來毀嶺南之擢實嬰時忌既逐於朝尋奪之位蓋舉朝皆不謂然而公曾不以自懟優游林泉考終盛世雖用不盡才而志行靡虧况公論在人而此心無愧嗚呼先生於此亦足以自慰也

桑廷瑞畫像賛

余家於海虞桑氏有世締至先大父淶水府君於瀹齋

淪齋通守復講筆硯之好而柳州於先温州尤親狎故
其獲接諸父緒餘有以知其淵源之學出廷瑞公而生
也後不識其人他日淪齋示其奠文畫像始得其詳像
出淪齋意想其惓惓不忘可重也昔人謂一鬚髮不類
即是他人者豈論其情哉敬瞻之餘輙賛數語　有腴
其容惟德之充曾謂是人弗永而終有襜者裾惟行之
儒曾謂是人甫命而殂雖藉不為禁近之儲而章服猶
太學之具豈造物者好厄於全而可見者俾永其譽顯

融之志經術之用弗究於身發諸羣從蓋不特登仕之有人方此文聲之靡窮曾歲月之幾何已邈然其音容遺像之存意想而已顧惟手足之情又奚鬚髮之議儼然長軀蕭然圖書余蓋得於世好漸於風聲而有以知其然者非獨起敬于丹青之餘也

朱秋厓像賛

是為御史中丞秋厓朱公之像清真閒靖儼乎其儀脩正剛方卓乎其性早策名於彤廷旋敷宣乎民政出入

中外敭歷臺省擽靡效勤秉貞執勁雖齋政或過乎嚴而處心一出於正迨乎出鎮閩越聿樹風聲遠臨海嶠志清梟獍夫何譽者在前而議者在後事緒甫寧而此身已病間關跋涉惟在事行偃蹇崎嶇竟以身殉惟重國以輕身亦守義而正命迺見之明迺志之定在公自以為德之無慚而君子猶以為用之不盡也

張曲江遺像賛

是為唐相曲江張公之像憲副洛南陳君紹儒其鄉人

也歆其名德常挾以自隨比奉使吳門出以相示俾余為之賛　於戲張公丰儀醞藉意氣崢嶸文章爾雅志節公清郊祀之疏早已占其卓識金鏡之録益以見其忠貞羞仙客為比惟其正識祿山之逆惟其明此所謂有唐之賢相此所謂南海之精英昔嘗閱其事業于編簡今獲瞻其風度於丹青是誠無愧為千古之名德宜其為鄉後學之所儀刑也

字辭三首

王氏二子字辭

王君清夫居金閶南濠之上地中闤會人習華詡利賄惟其常王君恬性文雅雖塵𡎺鞅掌而能収蓄古器物書畫以自適喜親賢人士夫與相過從為樂視他市人獨異也余閒嘗過君君見其二子伯守仲寵秀穎好修器業並可觀竊嘆君之所為非獨所以潤身而所為沾溉其子者亦既可徵矣已而有司選士二子並以里儁補校官弟子貟於是以其父命詣余再拜請字惟古之

冠者肎守之尊者祝之又或見於先生長者從而誨之若晉趙文子之於欒武子諸人是已令三加之禮已廢不行而命字之義固在或從而衍其字義爲文而致之是猶祝辭之遺也然惟鄉長者與冠者之執友爲宜頎余非其人則辭之踰年不得命其師沈明之余友也又從爲之請乃即其名義訓之守之文從官從寸寸法度也所以執乎物也天下之事浩穰無極而理亦無極然有要焉得其要則治不得其要則廢寵之義爲尊爲居

為愛為恩其訓則榮也上之所以榮我無間而吾所以迓承之者有勝有不勝而榮辱繫焉然有所謂不假寵以為榮者則人所自貴也是故守之要在約而人所自貴者孰愈於仁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字守曰履約字寵曰履仁而申之以辭辭曰　惟萬斯物厥理孔殷何以酬斯惟茲一身身則匪勞事罔弗克乃操之權乃履之實維天有樞維海有濤苟得其持靡遠弗操守約施博聖訓則明君子脩身

天下攸平維人之身莫不有貴匪金而玉匪祿而位豈不榮斯寵之在人匪人則專繫命之存人之所榮人亦能辱惟仁自我履之而足君子履仁勿替允延以允以延有錫自天凡厥斯訓匪我伊詞輒書昭昭夫豈我欺式斯庸斯是在二子有攸惟中尚慎所履

王錫麟字詞

侍御王君敬止嘗被麟服之賜名其子為錫麟昭君恩也錫麟既冠余字之公振而申之以詞　有姣維麟維

獸之祥山川孕精靈圖煌煌化洽周南爰有麟趾孰其尸之振振公子振振公子瑞世如麟何以瑞斯信厚而仁麟之仁矣有趾弗履麟之厚矣有定弗抵維予有父維邦之瑞靡賢弗酬天恩斯賁賁恩如何煌煌麟服允昭厥德亦仁其族匪族則仁賞延於世允言復始敬在小子吁嗟小子服此嘉名字之公振公族是徵公族振振如麟在囿如麟之仁如麟之厚厚則匪刻仁則匪虐可以人斯而弗麟若耶

石氏三子字辭

吳城石君宗大以高貲推於里黨而樸茂愿謹有古孝弟力田之風晚始生子而連得三子長岕仲岳季巖韶秀朗徹並循飭向成而君愛之慈不忘訓乃岕之冠也因其師錢德孚謁字於余且致其父之意乞言自勗余於是有以知君之能愛之也古者生子父名之賓字之又請於其父之執友而訓之其意皆有所重而余非其人也顧其意不可辭則為析其義而命之命岕曰民立

遂亦命岳曰民望巖曰民瞻盖岭之訓獨有特立之義岳之訓宗有羣望之情巖之訓峻有瞻聳之勢因又廣三加之意祝之以辭辭曰　有隆者岭維山之竒既拔有貞弗附而麗屹焉峙之矗焉植之君子攸行企且庶之企之維何有允斯立弗倚弗傾在心之執孑孑其持崿崿其巖維立之竒維岭之師崧髙維岳維山之宗曰恒與岱泰室維中彼岳則崇曰維羣望何以企之有德斯仰德何崇斯弗以利畀弗以智私岳高同歸德之崇

矣望之隆矣孰其庸矣維岳之宗矣巖巖者石赫其有
瞻顒顒其人肅肅其嚴豈嚴則持曰身之示一或靡虔
百凡斯墜德之墜矣事斯斁爲儀之忒矣民何則爲噫
岳之顒惟德之峻民之瞻之亦罔弗敬維立之持維望
之嵬既瞻有威維衆山之儀維山有儀維人有德峨峨
蓋高脩罔弗克我作訓詞式徵厥父小子服斯以永有
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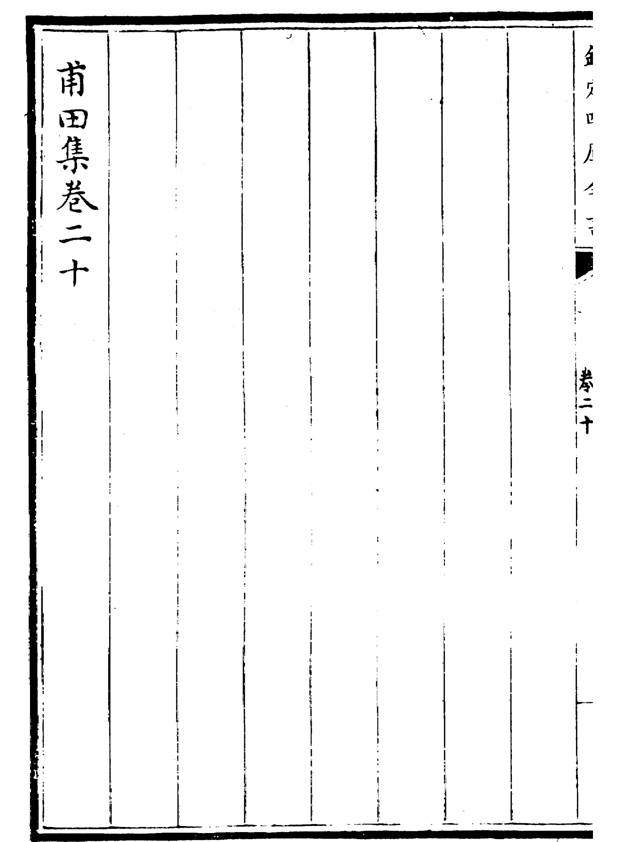
頌一首

王武寧去思頌有叙

余讀顧君志仁所為王武寧去思碑為之嘆曰王君其古之循吏耶何其得民之深耶或以碑所書皆為縣常事無他赫赫異政嗚呼此王君之所為不可及也古循吏莫盛於西京之世然考之正史皆無劇蹟可傳至書何武之事謂其所至無赫赫之名豈武為治皆苟簡因循無所建明而彼所謂循吏者豈皆無所事事耶惟夫濬德淵微潛濡默被出於至誠而泯於無迹受之者不

能知而知之者亦不能為之辭也然則王君其真古之循吏哉君仕在弘治六年癸丑而碑建於嘉靖二年癸未相去三十有一年而民思之不忘則豈特旣去思之而已哉此又以見君之德澤深長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為也為之頌曰　巖巖武寧維洪壯邑帶江襟湖民嚚以譎有賢令君脩正維祇展釆錯事式貞以綏民役孔艱時予之毒我度我均如垢思沐戜罹于辟維我有訾載適用懲納於仁執繫執之脩範於四民廼敎廼申

廼興於文文教攸興亦有麕積豈富則儲于凶之備有賢令君重食敬教凡斯有作去惡從好越祺三十民思靡忘何以永斯匪異伊常考古循政平易斯理赫赫何為君子攸恥有賢令君益遠維新尚千百年視此貞珉



甫田集卷二十

甫田集卷二十一

明 文徵明 撰

題跋二十二首

跋夏孟暘畫

右雲山圖崑山夏孟暘作孟暘名昺太常卿仲昭兄能書作畫師高房山初未知名洪武季年為永寧縣丞謫戍雲南永樂乙未仲昭以進士簡入中書科習字一日上臨試親閱仲昭書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昺亦

能書名試稱旨與仲昭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既而謝事終於家其書畫平生不多作故世惟知太常墨竹而不知益暘予往年見所書西銘頗有楷法此軸為王世寳所藏亦不易得也

題黄庭不全本

宋諸賢論黄庭衆矣然但辯其非换鵞物卒未嘗定為何人書雖米南宫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黄長睿秘書始以逸少卒於升平五年後三年為興寧二年

黄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君與梁武啓已有逸少名蹟黄庭勸進等語隱居去晉為近當時已誤有此目則書雖非逸少筆其為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獨以為楊許舊迹豈别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益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搨皆近古中亥字並缺末筆固是宋本自還坐陰陽門下皆無之校他刻才得其半字勢長而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為是都元敬不知何

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令轉以付某雖非完物自可寶也

跋楊凝式草書

右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八行南宫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皆不載余驗有紹興小璽及内殿秘書諸印蓋思陵故物後有米友仁審定跋尾及譯文四行按紹興内府書畫並令曹勛龍大淵等鑒定其上等真蹟降付米友仁跋而曹龍諸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識此

帖縫印十餘皆不全是曾經剪拆者其源委受授莫可得而考也標綾上有曲脚封并閱生葫蘆印是常入賈氏蓋似道枋國御府珍秘多歸私家最後有商左山參政留中齋丞相跋留稱野齋者元翰林學士承旨李謙受益號野齋居士博雅好古虞文靖詩所謂五朝文物至于今者又有廣東宣慰使郭昂彥高亦號野齋而其出差後李在世祖時為應奉文字正與商留同時商又同郡人此帖必李氏物也

跋李少卿帖

家君寺丞在太僕時公為少卿某以同寮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承緒論為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某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為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纍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小大向背長短疎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為多當為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筦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為

也予雖知之而心手不逮盖數年未始有得令公已矣

嘗欲萃其言爲李公論書錄而未暇也今日偶閱此帖

不覺感愴疇昔用記如此

又

自書學不講流習成弊聰達者病於新巧篤古者泥於

規模公既多閱古帖又深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

亡嘗一日閱某書有涉王局筆意因大咤曰破却工夫

何至隨人脚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按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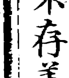
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已法則古人固以規規為恥矣此帖為郎中時書其轉摺處鋒芒銛利蓋蚤年嘗學虞恭公碑如此後五日又題

跋東坡楚頌帖真跡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誚而此實用淡墨蓋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為奇玩宋元題識凡九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比在滁始得觀於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

嘗欲歸閻老宜興公未果而卒卒後宜興託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宜興公以其鄉故事致意特勒石本即公所刻無毫髮失真但去曾從龍莊夏仇遠三跋而益以買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愛吾鄉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錮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采伯家真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寧義興携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為真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支錢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

多略不録况此帖世無别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易於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書東觀餘論後

右東觀餘論宋秘書郎黄伯思長睿撰長睿元符庚辰進士年四十而卒好古博雅喜神仙家所著文集一百卷然世未見所見惟法帖刊誤及此耳别有博古圖説十一卷王楚宣和博古圖實基於此然楚書頗涉牽合容齋隨筆嘗論之而陳振孫書録解題謂圖説有牽合

處亦因宣和時有所删改云爾非盡出於長睿也今觀此書亦有瞿父之説豈亦曾經删改邪中多書帖跋語考論頗精鄭杓著衍極謂其自有劉邰註而衍極多出於元章而實不然按文獻通考書凡三卷今惟上下兩卷前有刋誤標目而文不載葢亦一卷也歲旃蒙單閼十二月廿日從唐子畏借觀因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右趙魏公二體千文後有跋語而無名氏驗印章為方

公孝孺永樂初禁藏其書故當時人刮去名字以避禍耳最後則高公遜志二公皆題為葉夷仲所藏夷仲臨海人名見泰博學善草書仕國朝為刑部主事此書或疑其筆弱予始亦以為然而出規入矩有非餘人所能舒卷數日見其波發轉摺皆倣智永因取永石本比觀了無差別遂定為臨永書按柳文肅稱公蚤年喜臨智永千文與之俱化入朝後乃自成家不區區泥古而無一毫倉東之意此帖正少時書也宋中書謂中年筆

恐未必然

跋家藏坐位帖

右坐位不全帖元袁文清伯長所藏自題其後定為米海岳臨本文清好古博識所見必真而跋語考訂精當無容復議竊猶有未然者按書史謂少時曾臨不知所在後謝景温尹京見於大豪郭氏縫有元章戲筆印云云則當時所臨寔全本今此本乃是半幅且無縫印跋意若臨於安氏分析之後者然師文元符間尚存不應

子孫先已分析且謂以石刻較之止居其半今比石刻才得三之一耳此皆不可曉者豈文清别有所據邪抑米老所臨不止此邪

題七姬權厝志後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僞周據吴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萃於吴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勲位重宰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

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為太常司丞其文
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温長洲人國朝為鳳翔
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逼鍾王熊字公武崑山人
國朝為兖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畝時三
公與楊廉夫高季廸輩俱號高邁不為所屈者令不免
亦為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衰
代替武人所好渉於衣冠觀此有深感焉

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舊藏其家即書史所載送梨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入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自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誤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不忍便拆邪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爲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

詩跋乃為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聨於此紙墨刻搨誠出一手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右山谷書陰真人詩三章自題云書以與王瀘州之季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禪月樓中書

按公紹聖元年謫涪州時王獻可帥瀘遇之甚厚獻可字補之嘗遣其少子至黔省公公集中有與其少子王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逐客者是已葢王嘗

遣其季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於簡札耳觀其稱與而不云寄可見矣黄嵤作公年譜嘗援以為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拳許大書蓋用敗筆草草寫成環偉跌宕一出顔東方朔賛但字字剪輳成卷必是大軸經庸人裝截耳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石田先生風神玄朗識趣甚高自其少時作畫已脫去家習上師古人有所模臨輙亂真跡然所為率盈尺小

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雖天真爛發而規度點染不復向時精工矣湯文瑞氏所藏此幅亦少時筆完菴諸公題在辛卯歲距今廿又七年矣用筆全法王叔明尤其初年擅場者秀潤可愛而一時題識亦皆名人今皆不可得矣

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

文湖州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東坡謂此法始於湖州柯奎章此幅頗奇人多不知其本葢全法湖州也

虞文靖云丹丘雖師湖州而坡石過之但時世所傳湖州竹絶少余兩見又皆小幅無坡石可驗用書伯生之論以答宗瀛聊當評語敬仲名九思號丹丘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時為奎章閣鑒書博士頗見寵禮畫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

題趙魏公二帖

右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囙判薄二帖節幹即公舅氏管公直夫月囙不知何人意亦是管之姻家當時䟦者

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以公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戊子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公是歲竟歸吳興此是未歸時所遣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不類是蚤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襲宋人或謂出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

題沈潤卿所藏閻次平畫

元季崑山顧仲瑛氏好文重士家有玉山草堂多客四方名流所蓄書畫悉經品題此畫仲瑛物也自題其後目為閻次平筆詩之者四人于立彦成錢惟善思復袁華子英釋良琦元璞彦成仲瑛特厚之為設行窩於家彦成至如歸焉思復錢塘人號心白道人嘗領鄉解以所賦羅剎江有名稱錢曲江子英崑山人雋敏長於歌詩楊鐵崖稱為才子洪武中被累卒於京元璞吳僧住

浙之龍門寺有禪學詩筆尤俊仲瑛後亦以事從臨濠卒書畫散落人間甚衆此為吾友沈潤卿所藏真贗余不能辨然而諸公題品具在可愛也暇日從潤卿借觀因疏其後而歸之

題趙松雪千文

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此卷大德五年為韓定叟書定叟會稽人與公厚善集中贈定叟及留别詩可考公以大德三年為江浙儒學提舉此

當是爲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諸姪道德文學爲元中世名儒字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爲史官張伯雨茅山隱道士所謂句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有四會語録其字石鼎杭州徑山僧其云四明者本奉化人也

跋沈仲説小簡

仲説名右號寓齋故吳中富家嘗取妾得范復初女即

具資裝嫁之其文學行誼皆有足重而出處之跡不少概見而嫁范女之事亦僅見於浯溪集中相傳與沈仲榮同族然不可考也其詩篇書跡流落吳中甚多此紙與安素高士者蓋金天瑞伯祥也仲說書法最精見者咸爭寶愛況金氏子孫哉

跋林藻深慰帖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弘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謚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内臣帶學士承旨邵亨

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袁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
導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即宣
和書譜所載令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為
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
府印記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勲龍大淵鑒定二
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
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
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

秘笈字蓋其所藏也而仲壽所題亦云嘗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為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匏菴先生得之故某數獲觀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龍茶録考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於行草耶歐公云

前人於小楷難工故傳於世者少而難得君謨小字新
而傳者二謂集古録序及龍茶録也端明亦云古之善
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
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為難得當時御府所
收僅有三種而茶録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
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況真蹟乎侍御王君敬
止不知何縁得此間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
歷四年為福建轉運進小龍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

為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錄後知福州失去藏稿懐安令樊紀購得刋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歲有蚤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葢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䟦云歐公最愛公書而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錄序横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則此書必嘗入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歲也又按

劉後村云茶録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此帖南渡後嘗為蔡修齋所藏修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藏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藏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如右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跋趙魏公馬圖

右趙魏公畫馬元人自張紳而下詩之者四人紳字士行青州人號雲門山樵洪武初仕終浙江布政使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以脫骱任左臂號尚左生任元季浙江儒學提舉錢惟善字思復號心白道人以賦羅刹江得名又稱錢曲江仕終儒學副提舉王畦字季畊福清人仕江浙行省宣使士行所稱季野都司即季畊之兄名畛畛與畦俱叅政王都中之子與張鄭諸公皆嘗流寓吳中此圖蓋王氏物也轉而為吳人沈孟嘉氏所有

尋又失去其孫世應購復之目為玩德圖而使余題其後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夫魏公自許如此後人尚敢置喙其間哉顧世應之所貴有不専在於馬者而祝君希哲已詳之余無可言姑疏四人本末俾觀者可考焉

跋東坡五帖 叔黨一帖

右蘇文忠公五帖首帖與郭君廷評者無歳月可考次

二帖皆與忠玉提刑按公同時還往有王瑜馬瑊並字中玉集中不載此帖莫知為誰然王嘗為浙憲公元祐六年三月罷守杭州四月到闕内一帖以四月四日發而有來日渡江愈遠左右之語當是自杭赴召途中與王忠玉者又次歙硯帖亦元祐四年在杭時書公嘗云高麗墨如研土炭此又自矜其墨用高麗煤何耶最後食蠔帖己卯冬至前二日書是歲元符二年公自惠移儋之三年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明年移廉尋復官北

歸以迄於没詎是才兩年耳風流笑傲蓋未嘗減也先是公在惠與中原故人書謂頗習其風土食物而議者亦謂公飲醎食腥凌暴颶霧恬然自樂觀於此帖豈直寄其謔浪笑傲而已友人朱子儋藏此五帖裒為一册而附以叔黨三詩自由里寄至俾為評記公書尚敢評哉然涪翁謂公晚年書挾海上風濤之氣非餘人所能到則食蠔固優矣斜川詩語字畫妙有家法昔人謂能亂真乃翁此帖非題名固莫能辯也正德庚午正月二

十八日

跋倪元鎮二帖

倪先生人品髙軼風神玄朗故其翰札語言奕奕有晉宋人風氣雅慎交遊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右二帖一與慎獨有道一與寓齋先生慎獨爲陳植叔方寓齋爲袁泰仲長皆吴人陳之父曰寧極先生名深字子微袁之父曰静春先生名易字通甫二父皆先宋遺老抱淵宏之才高不仕之節故二公淵源之學皆巋然爲吴

中師表特與倪公相善倪將吴中多於二陳氏及周正道家二陳其一爲陳惟寅汝秩其一即愼獨也愼獨之孫紹先嘗仕爲王府教授袁之孫某嘗仕爲都察院檢校三十年前猶存余雅不及識然聞其人皆有前輩典刑令其子孫零落理言遺事往往散落人皆得而寶之此則吾友黃郡博應龍所藏間徵予題爲疏其略如此

跋趙松雪四帖

右魏公四帖中一帖與鮮于太常有南來會晤之語蓋

至元丁亥為兵部郎中奉使還家時所發是歲公年三十有三常聞故老云公早年學思陵書及入仕後與鮮于公往還始專法二王此帖殆初學晉人時邪若與進之三帖皆牵易而作莫不精妙雖無歲月要為晚年書無疑且其中有鄧善之龔淅之語鄧公龔淅在延祐間公時六十餘矣觀者或疑此書如出兩手故為詳疏其事

莆田集卷二十一